

美
麗
的
黑
海

美
麗
的
黑
海

美 麗 的 黑 海

作者：不雅印

民國三十三年五月出版

實價四角

(外埠酌加郵運費)

著作人 黃 樂 眠

發行人 萬 民 一

印刷者 泰記西南印刷廠

桂林張家園

發行所 文化供應社

總發行所 桂林臨江路
重慶分銷處 民權路新生市場四四號

文410 (118) 甲家P

4405 (C) 標

舊遊多勝處，
魂夢繞天涯。

——錄舊作

目次

偵刺軍城·····	一
莫斯科的最初印象·····	八
春天，克林姆宮牆的內外·····	二一
夏天與莫斯科河·····	三三
兩個俄文教師·····	四〇
寧侵諾夫卡·····	五九
工人斯美諾夫和他的家庭·····	七八
我乘着火車穿過烏克蘭的原野·····	一〇二
塞瓦斯托波爾之春·····	一一二
黑海，美麗的黑海！·····	一二〇

克里米亞……………一五五

喀山——蒙古人的故都……………一八八

薩拉托夫——一個伏爾加河上的大城……………二〇一

基輔的懷念……………二二〇

後記……………二三〇

憶列寧城

這幾天，天氣陰沉，天空好像壓在屋簷的眉邊，窗子外面刮着風和雨，市聲，人聲，車聲，雖然沈寂下去，四週佈滿着一重灰黯的顏色。我坐在屋子裏，看見報紙上寫着，列寧城防禦戰的標題，就不能不想起遙遠的北方那烽火中的列寧城，和那些在列寧城裏面劇烈地鬥爭着的人民。

現在是九月中旬，那裏應該是快要開始下雪了罷，我記得我第一次到列寧城是在冬深的時候，我從漢堡坐着輪船順着暖流，迎着北風前進。在那船上我第一次同俄國人接觸，一個用紅布包頭的女工，她同我比着手勢交談；一個溫厚的船主招待着我們，並在海潮聲中彈奏了一曲海潮之歌；一位合作社的社員談論着他在西歐的經歷；兩位從捷克來的朋友，每天夜裏必在甲板上指着天上星星談論着天體，辯別着方向。

經過了三天三夜，船到達了列寧城。我於是又第一次看見戴尖頂帽穿著厚絨軍衣配着長刀的紅軍，他們來檢驗我的護照。上岸了，一個艙底下的水手伸出他肥厚的手掌同我們握手，告訴我

像用俄國話說「再見」。

那時還是下午三點鐘，但天色已經黃昏。匆忙中，看見許多煙突，和起重機，我們走進一家旅館裏去。那間房子又高又大，兩重玻璃的窗子，四週給泥封得密不通風，厚厚的紅絨做了門帘，房子裏簡直聽不見一些兒從外面透進來的聲音。從窗子裏望出去，只見一片黃光，雪花在那裏飄着，紅軍在那裏操練，汽車、雪撬疾的滑了過去，但仍是聽不見一絲兒音響，牠們好像是無聲電影的畫面。一個圓穹在迷濛的夜霧中浮出金色的光芒，但我也不知道牠叫做什麼名字，我掀開了那紅絨做的門帘，隱約聽見有人在撥撥着吉達的聲音。走到那走廊的盡頭，果然看見一個穿着長袍，胸前密排着扣紐，腰間掛着短刀，頭上戴着平頂帽，腳穿長靴，滿面鬍子的男子，在一面彈一面唱，他滿面湧現着愉快。

當我走進餐室，我第一次看見門邊陳設着的熊，第一次看見列甯斯達林的巨大的畫像，看見餐室裏的俄國樹，看見戴着小鴨帽的工人羣。在那裏不像西歐的餐室般往來的都是些裝腔作勢的紳士，胸前燦爛着珠光的婦人。

就是當天晚上我坐了列車到莫斯科去。列甯城就這樣給了我一個模糊的最初的印象。

兩年以後我第二次到列甯城，那時五月的太陽正把這整個城市都照得透明，浮現在我前面的

整齊的屋宇和廣闊的馬路，使我回到西歐的城市。沿河一帶初春的嫩綠才開始成蔭，天是碧得那樣高那麼遠，樓頭的窗子上憑眺着男人與女人，不時以輕快的笑聲投擲到街心。街上，新髹漆的街車正紅得發笑，就咖啡店裏散發出咖啡的香氣。

我參觀了那裏五一節的巡行，在廣場上，大家圍着，一對一對的男女們跳舞。當波羅的海的紅海軍踏着整齊的步伐跑過去的時候，人們都振臂歡呼；因為是他們首先砲擊了沙皇的冬宮，首先豎立起革命的旗子！

河裏的冰塊在溶化了，流水激着冰块，響聲有聲，一眼望去六七座大鐵橋橫跨在河上，許多人憑在橋上的欄杆望着水流的激蕩，在冬宮後面的一帶堤岸上，許許多多散步的男女在拉着手風琴唱着歌；經過了長時期的嚴冬，列甯城的居民似乎是在儘量地欣賞着這涼風拂拂的白夜。在凱旋門旁邊，一個小姑娘向我招着手說：

『啊，東方人，東方人，你來你來，你一定來自很遠的地方……』她向我閃了閃眼睛，大家點頭笑一笑，於是各自跟着同伴走了過去。

我跟着幾個蘇聯的青年朋友，在彼得大帝騎馬像前徘徊。那裏有很好的樹蔭，一個名叫米爾肯維支的俄國朋友對我說，列甯城從前完全是海濱的荒涼之地，後來經彼得大帝花費了很大的功

夫去經營，才把牠填築起來，過去污穢的水溝，海角，現在變成了美麗的運河。

一個會說中國話的俄羅斯波克，對我說：『你看，這裏到處都縱橫着運河，這裏是不是像中國的蘇州？……』

是的，我最愛在這到處橫着鐵欄杆，到處橫着小橋的運河旁邊去漫步，因為當我看到那裏的楊樹和白樺，我就想起了我們中國的江南。

我碰見這裏的大學生，他們很殷切地問到我們中國的工業生產指數，農業的出產，人民的生活和風俗。一個名叫朋達連科的高加索女學生對我說：他們也願意有機會到中國去看一看。

晚上，我到了一家發電廠裏去參觀，那裏青年工人立即圍繞着我，要問我關於中國的事情。他們張大了眼睛豎起了耳朵聽着我說話，雖然我的俄國話是說得非常蹩腳。末了，一個青年工人起來問我，中國的工人是不是知道蘇聯是工農的國家，接着又一個工人起來問我，中國的人民是不是知道蘇聯的工人是極願意幫助中國？他們的問話是問得這樣誠懇和天真，使我不能不受到很大的感動。

我又去參觀了俄皇的冬宮，冬宮門前的廣場，那曾經演過血的星期日的地方，現在已展覽着巨大的對俄皇和舊官僚諷刺的漫畫。冬宮門前的日影像浮雕似的明朝，宮門上的銅環光滑得可以

照人，我參觀了尼古拉的寫字樓。俄皇會見大臣的客廳；我參觀了皇后的臥室，和梳裝的鏡子，我看見了在鏡櫥裏陳列着的幾十種俄皇的制服；我參觀了每一間房子都有每一間房子的顏色，富有情調的廣闊的冬宮；我參觀了俄皇早餐，午餐，點心，晚餐，各種不同的鑲着金邊銀邊的食器。我又跑到波羅的海旁邊去參觀赤苛維花園，那裏有避暑的離宮，有阿歷山大、尼古拉的別墅，噴水池，噴出來的水在空中結成了水花，然後又給風一吹灑散了下來，變成微霧。離宮裏面有一個跳舞廳，那是從前俄皇舉行盛大的宴會的場所。天花板上的珠燈還是像朝露似的鮮明，地板像雲般那麼平滑，米爾吉維支告訴我這裏的天花板和牆壁的夾縫都繞有銅絲，牠可以增加音樂的微妙的餘聲。當我踏出宮門，屋外的太陽都像失了光彩，這時才感到我們的眼睛已給皇宮裏的顏色和光線所迷惑，大家回轉頭再把這整個的冬宮望了望。一個年輕工人說：『啊！好華麗的皇宮！』可是另一個夥伴却接着說：『唔，這皇宮已再也不屬於俄皇了，牠是屬於我們……』說完大家都帶着驕傲的微笑。後來我才知道這一羣工人是從頓巴士來的礦工。

我們又去參觀那附近的別墅。別墅門前宮花寂寞，一個荷鎗的兵士在那裏守着，可是他不是來保衛別墅裏的皇子與皇孫，而是在保衛這別墅裏的古物。

別墅裏的陳設比起冬宮和離宮來，是小巧而玲瓏。從淡綠的幕簾透過來的日影，使整個房子

都染上了綠色。案頭陳設着的都是一些玩具和古董。巨大的俄皇的畫像在陰黯的屋角裏傲岸地怒視着我們。在尼古拉第二的別墅裏，結構似比以前的俄皇更摩登，桌上堆着有更多的古董。一個五十多歲的老婦人，大概也是從前的宮女罷，她在替我們陳述着過去俄皇的故事，皇后的起居，公主誕生的地方，和宮闈裏的秘事。

從別墅裏的樓上窗口望出去，波羅的海泛成了一片綠色，白色的微波打着岸邊的殘雪。一對一對的情侶在那樹林中徘徊，或坐在海濱的石上，有些旅行的青年男女，則一面拉着手風琴在唱。我想，在沙皇的俄國，這裏大概是禁衛森嚴的地方罷，然而現在牠已變成了老百姓們的遊樂的公園。

這些事距離今天已足足有十年了。但是那些印象永遠還是那麼新鮮，一談到列甯格勒，我就想起了那發電廠裏的工人們的天真的容貌，想起了米爾吉維支、朋達連科的坦白的交情，那頓納茲的工人的驕傲，還有那愉快地彈着吉達的高加索人，那高呼着「東方人」的天真的女孩子，那敦厚的船主那和善的紅軍。那些人是不是現在還在列甯格勒呢？那些人是不是現在也在手裏緊握着武器和侵略者作着頑強的鬥爭呢？還有那些宏富的建築，那博物館裏的古物，那市街，那鐘樓，那白樺，是不是已經受了敵人的炮火、炸彈的損害呢？是的，今天希特勒正立誓要把這些關心

於被壓迫者命運的人們殺死，要把卑白無私的蘇聯公民們變成奴隸，要把古代文化燒毀，把俄國人民辛苦積聚起來的物資掠奪。然後把柏林繁榮着的舊俄時代的酒徒，無賴，小偷送回到列甯格勒，送回到冬宮，準備把封存在鏡匣裏當作古物的俄皇的制服大臣的制服給他們穿了起來，使那些生鏽的指揮刀重新發生出生殺指揮的魔力，把那些鑲着金邊和銀邊的磁器重新盛滿着人民的脂膏，來供應這日耳曼的侵略者！

可是，希特勒的這個計劃是不能成功的！「以血還血，以死換死」——列甯格勒，永遠是列甯格勒，牠再不能夠變成聖彼得堡！——列甯城的人民的莊嚴的宣誓，正像是鋼鐵碰擊着的聲音。

那遙遠的北方現在是冬天了，我好像看見列甯格勒的陰黯的冬天，那裏雪花也在天空中飄下。拿破崙是怎樣敗退了的呢！啊！讓寒冬凍結着納粹們的車輪和獸足。讓德國的納粹們凍死在列甯格勒的鐵的堡壘的門前！

莫斯科的最初印象

一 我和莫斯科第一次見面

這就是莫斯科嗎？我從火車窗子上凝望到那外面，雪白的荒原上，壓着灰紫色的天，此外就是那浮在遠處的淡紫色的，海一般的森林。

車已進入到近郊，我們漸漸看得見一些宏偉的冒着煙的工廠，深伏在雪堆裏的小屋，蒙着雪的車箱，往來在街道上的街車。「啊，莫斯科，這是多麼遠的路程啊！」我心裏這樣想。

一跑出火車站我第一次和莫斯科面對面的遇着了。銀灰色的天好像一伸出手去就可以摸到。屋頂上樹枝上街道上，盡都是一片白茫茫的雪，至於煙窗上的煙和什麼地方發出來的水蒸氣，則好像給什麼壓抑住，徐徐地升起，然後又降落下來，散成濃霧。我們更看見許多人匆匆忙忙地走着，他們戴着高高的氈帽，穿着厚重的皮衣。鼻孔裏吐出白氣，鬍子上凝着冰，那是多麼奇異的

景緻呵，我重新記起了小時候在什麼地方看過的北極的圖畫。

我們在林蔭道上走着，兩旁的樹枝都凝着冰花，潔白玲瓏好像玉琢的森林似的，這裏沒有美麗的花朵，沒有歌唱的小鳥，但它是多麼美麗啊！兩旁的長椅上坐着好些老人和一些男女，他們靜靜地在那里坐着，讓雪花飄到他們的襟上，帽子上，他們的膝頭上已撒滿了白鹽似的雪了：但他們對於雪，似乎是十分的習慣了。

路上的積雪那麼厚，我們簡直是在沙灘上走着一樣。「沙即沙即，雪在我們的鞋底下發出奇怪的聲音，如果一個不小心給結硬了的冰塊一溜就要滑倒下來，你看，我的同伴還沒有走到三百步就給滑倒兩次了。然而當我們正感到步履艱難的時候，而那些生長在雪地里的莫斯科的孩子們，却在我們前後左右，風一般似的挺着一隻腳往來滑雪。緋紅的面頰的中央，一對海藍色的眼睛，短短的大衣，颳了起來，耳朵旁邊的兩片皮帽的護耳一扇一扇的正好像飛翔着的春天的燕子。他們的輕脆的聲音，雖然我們聽不懂，但我們知道他們的心里是充滿着孩子們的快樂。

終於我們在一家旅館里住下來了，房子裡的窗子很大，它有兩層玻璃，周圍的窗縫，早就給泥糊住了。雖然還是下雪一點鐘，但天色已像黃昏。因此屋內益覺陰沈。我們一句俄國話也不懂，女工們向我吱吱喳喳說了好些話，但我們只好縮縮肩頭，幸喜我們的鄰室有位能說英文的德國

人，他替我們翻譯。他告訴了我一些這裏的住客們所必須知道的事情。

過不到一個鐘頭，老莫斯科張君來了，他穿着厚重而粗糙的大衣，腳上穿着奇異的氈靴。皮帽的護耳緊緊地遮住了他的面部兩旁，他完全是俄羅斯的裝束，他是才從蒙古回來的，他告訴了我們一些人們的風俗和習慣。

「我帶你們出去外面走走吧！」最後他提議着，

「……出去走走倒沒有什麼，但是我們的耳朵可有點兒辣刺刺的受不了呀！……」我說。

「那你們也得需要買我們這樣一頂帽子……」他指着他頭上的帽子說。

二 在普式庚和果戈爾的像前

一走出旅店的大門，一股水蒸氣就從我們的後面衝出，雪已經停止了，但天色還是那麼陰黯。那位張先生向我們解釋着說：「這里冬天的天氣總是那麼樣子的，因為她近北極，日子很短，四點多鐘就要天黑了，但夏天日子長，晚上十一點鐘才天黑呢……」

走完了高爾基街，在廣場的左邊，我們看見一個石像，他飄逸地站在雪的中央，他的肩上和衣襟的縫褶上都披着一層雪，它一隻手塞進衣襟里，頭微微俯下，好像是在俯瞰着這週圍來往着

的人們。

「歐，這是普式庚的雕像。聽說過去在革命前，這裏是貴婦和浪漫的本學生們所常常憩遊的地方，但現在在週圍來往着的是工人和農人，在這週圍閒坐的也是工人和農人的家屋，來瞻仰這位詩人遺像的也是工人和農人出身的文人。你看那對面的是古舊的教堂，現在牠是被改爲博物館了，那立體型的塔建築是新開報報館，這森林道兩邊的建築聽說都是從前富豪們的住宅……」

我們走向那雕像而前去瞻仰了一回。普式庚的體格是很魁梧的，不過看他的面部表情似乎比我們普通在照片中所看見的更蒼老一些。

你們從德國來的一定看了不少佛烈得勒大帝，威廉卑斯麥這一流人，挺劍躍馬，叉手昂頭，雄糾糾不可一世的雕像吧！但是在這里你看到的是普式庚，果戈爾，和一些五年計劃的英雄們的樸素的塑像呀！

我們搭上街車。莫斯科的街車幾乎是比我在歐洲其他城市里看見的要大，因爲這時並不是工人們上班或下班的時候，所以車裏的乘客非常稀少。電車在搖晃着，我們好像是坐在巨大的搖籃裏面，只坐了三站，張先生就熟睡，讓我們下車，那是一個十字路口。

「這是阿爾巴茲，在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裏面，也曾提到過這個地名。」